

批评的空间

PIPING DE KONGJIAN

宋家宏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批评，还是研究？
吹响『80后』批评家的集结号
云南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新世纪以来云南女性文学述评
重说文学创作的『思想性』
莫言的卓越才华与暴力美学
微电影艺术的核心是『微』
《妖娆异类》——海男评传

批评

批评，还是研究？

吹响『80后』批评家的集结号

云南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新世纪以来云南女性文学述评

重说文学创作的『思想性』

莫言的卓越才华与暴力美学

微电影艺术的核心是『微』

《妖娆异类》——海男评传

作家

宋家宏
著

云南出版集团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空间 / 宋家宏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2-14259-6

I. ①批… II. ①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3947号

责任编辑: 文艺蓓 刘 焰

创意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徐 霞

责任印制: 洪中丽

批评的空间

宋家宏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0千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4259-6

定价 38.00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 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 0871-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CONTENTS

目 录

辑 一

批评，还是研究？	003
西部文艺评论家素质建设问题	012
吹响“80后”批评家的集结号 ——读《“80后”批评家文丛》	020
“80后”评“80后”	024
当前云南文学评论应做好的几件事	028
建设性文学批评的践行者 ——贺绍俊文学批评论	032
理论视野下的激情表达 ——陈晓明文学批评论略	042
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场域 ——评周明全的文学批评	053

辑 二

云南文学的第三次浪潮	065
新世纪以来云南女性文学述评	079
云南长篇小说三题	094
云南精神与“作家群”研究	103
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文体属性问题 ——从李霁宇的《昆明图》说起	109
三家纯文学期刊近年来的变化	115
云南文艺图书出版的重要缺憾	119
浴火重生的《大家》	122
理想主义的大旗高高飘扬 ——在两个奖项颁奖会上的发言	125
深入生活，繁荣云南军事文学	129
乡村精神与悲剧英雄 ——读潘灵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	132
隐秘世界的想象力 ——胡性能小说《电线上的风筝》探微	136

飞行在天空中的诗人	141
——读李森诗集《屋宇》	
难以谐和的文明冲突	146
——读范稳的《碧色寨》	
重读刘澍德的小说	149
民间伦理的艺术呈现	154
——读小说《水师》	
《动物启示录》的启示	158
沉重与悲悯	161
——读《囡囡集》	
《妖娆异类——海男评传》序	167
《相约高黎贡》序	170
附：云南文学地图上的漫步、批评	173

辑 三

重说文学创作的“思想性”	181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	194
领会文化本质特征 推进民族文化繁荣	203

张爱玲散文：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210
高觉新：一个历史的中间物	228
莫言的卓越才华与暴力美学	235
“爱物”还是“怪物”？	238
——张炜小说《小爱物》	
鲁迅文学奖定位标准发生变迁了吗？	241
大学生创作，你究竟缺的是什么？	243
战争题材应有更为深度的开掘	246
——观电视剧《待到山花烂漫时》	
关于战争与个人的命运	251
——读蒋仲文的剧作《战争五部曲》	
电影《阿瓦山》的精神价值	257
微电影艺术的核心是“微”	260
——兼谈“中国梦·云南美百部微电影优秀作品展播”作品	
附一：穿越小说及其社会文化心理	266
附二：宋家宏：栖息于云大的黑颈鹤	277
云南大学学生记者团（唐诗奇 执笔）	
后 记	284

辑一



批评，还是研究？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已经不大用“文学批评家”这个称号了，用得更多的是“文学评论家”，而这个称号本身就已经模糊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界线。在实际运行中两者的模糊带来了诸多矛盾，尤其是给文学批评形成独立价值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文学评论内含两个类型，即“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前者偏重于“评”，即“批评”，后者偏重于“论”，即“论述”。文学批评是对当下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及时做出富于个性的阐释、评介的文字，从事这一文学工作的人我们称之为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则是对既往的文学现象做学理分析、价值判断、归纳总结的文字，专事这一领域的人我们称之为文学理论家或文学研究学者。在文学实践中很多时候这两者又可以统一于一人之身，而对两者做学理的区分非常必要，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比如学术运行规律、文体呈现方式、评论家与文学现场的关系、评论家的读者定位、评论家的价值目标指向等等。

一、即时与既往

文学批评是对当下以作家作品为主的文学现象做出及时的评介和富有个性的审美判断，文学研究则是对过去的包括作家及其群体、社团、思潮流派、文学史演进等更为丰富的文学现象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判断。文学批评是即时的，文学研究是既往的。及时地对当下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做出评析，是文学批评最宝贵的特征，也是它之所以存在的立身之本。文学批评家总是

置身于文学现场，敏锐地发现新人新作，捕捉到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及时地给予评介、分析，做出初步的归纳总结，表达他的喜悦或者不满，以一个美食家的身份，引导读者去品尝文学的美味，间接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当然，这个“创作现场”的场域是可大可小的，时间也是可长可短的。有的关注范围大一些，有的小一些。

文学研究是既往的，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的现场拉开了距离，文学研究者要对相当一段时间里的文学现象做出更有深度的归纳与总结，在文学研究者的理论观照下，一些作家、作品被淘汰了，一些作家作品显现出了它们特有的光彩。文学研究者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上，在文艺流派、思潮的基础上，重读、发现与总结、提升，使一些作品逐步走向经典化之路，为更广泛的读者所理解与欣赏。“既往”这个概念仍然是模糊的，我们很难用一个确定的时间概念来确定它，比如说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正如“即时”“当下”也是个不能量化而模糊的概念，有时候既往与即时在文学评论的过程中两者之间还会出现交叉的现象。一篇文章属“文学研究”还是“文学批评”，除了时间的维度外，还有其他的维度。

批评家置身于文学创作的现场，因而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的生态结构中处于与文学创作最近的距离，但它又与文学创作有根本区别，从质的规定性来说，它仍然属于理性思维的范畴，那种把文学批评文章看作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的说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准确，它强调了文学批评文章需要重视个性特征、感性特征，强调文学批评写作的独创性，但不能等于说文学批评文章也是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是感性的、形象的、情感的，借一个不太准确的话说，属形象思维领域的事。从文学的生态结构链来看，创作—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处于创作与研究之间，它的本质特征使其归入文学评论的范围内。它显然不能归属于文学创作范围，但它又与创作有更多的相融。创作—批评—研究，是一个感性递减、理性上升的过程，文学批评处于中间阶段，既需要感性的审美悟性与表达，又需要理性的归纳与概括。批评处于更为基础的层面，研究则是在批评的基础之上作某种程度的理论提升，它的进一步提升、归纳即可能成为新的理论资源。

文学批评观照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作品论”是文学批评的主要方式，

略为提升一步，即是“作家论”，相当一部分作家论还在文学批评的范围之内，也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再进一步的群体、社团、流派、思潮评论，则已经是文学研究的范围，它已经和文学批评拉开了相当的距离，更不用说文学史了，那是纯粹的文学学术研究。它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与文学批评有了根本的不同。

二、感性与理性

从文学的生态结构链看，批评处于创作与研究之间，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从思维方式到文体呈现方式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学批评更富于审美的感性的色彩，文学研究则更多理性的特征。“中间物”是文学批评的本质属性，也是它的独立价值最鲜明的特征，交汇与融合是它的基本属性，桥梁、过渡是它的附属特性。只有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属性，才能确立它的独立价值，从而在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有意识地追求感性与理性融合的文体呈现方式。

鉴于当前文学批评有意识地去追求依附于文学研究的现状，文学批评要形成自己的独立价值，应该更多地强调文学批评的感性审美属性。首先批评家要有良好的艺术感受能力，对作品中的形象、情感、意境、意象有敏锐地发现和感悟能力，对文字中的韵味感觉迟钝和麻木者是做不了批评家的。同样，文学批评的文体呈现方式也有感性特征的要求。批评离创作最近，获得对作品的感受和印象后，不能快速地抛弃直观感受，进行理性层面的归纳与总结，而要以感性的、轻松的、行云流水的文字表达出来，好的文学批评文章甚至是形象化的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读一读鲁迅先生的《〈二月〉小引》，这是多么精彩的文学批评：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唯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

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晌，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形象化的文字勾勒出小说主人公萧润秋的尴尬处境与性格矛盾，以及他的命运，这样的文学批评文章本身就是美文。我只节选了一段，整篇文章皆如此。这里仍然有理性的归纳与总结，但它没有进入“研究”的层面，理性的归纳与总结隐含在感性的描述之中。从事文学批评之难，往往体现于此。理性与感性的融合，而又要以感性来呈现，这对写作者多方面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读当前一些文学批评家的文章，你会发现，这些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艺术的感受能力，在文章中看不到他们对作品的感性把握，他们往往跳过了艺术的直感，直接进入所谓理论观照之下的分类，寻找作品呈现的局部因素是否可以归类到某种理论大旗之下。不是因为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他来写文章，而是要证明其符合某种理论而解读它。对作品的解读极其生硬、云里雾里，使作家茫然无语，使读者不知所云，其生涩与谬误随处可见。另一些批评家虽有好的分析、归纳与总结，文体呈现出的却是枯燥乏味、艰涩生硬，缺乏文学应有的感性与灵动。与之相反，一部分文章（往往是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写的评论）则读起来生动灵活、风趣幽默、似有深意，读完回想却空空如也。

批评家要保持阅读作品时的感性体验，一部作品是否给予批评家审美体验，是这部作品是否值得你写批评文章的根本标准。在具有审美体验的基础上，才会对它做出审美价值判断，进而评价这部作品的伦理精神，进入到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层面，以及艺术上的构成。当前流行的“文化批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已经不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而属于文学研究。这是文学界一部分人不认可文化批评的重要原因，它脱离了文学的审美感性判断，也就远离了文学最根本的特色。文学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从文化的角度、社会的角度、

政治的角度、心理的角度等去研究，但那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学研究。把这样的书评也当作文学批评，就模糊了文学批评的本质特征。当前文学批评领域里有不少并不是从审美价值来进行的批评文章，特别是那些“研讨会”上出现的评论文章，往往在作品不具备审美特征时，就从其他角度去挖掘别样的价值，——总要找些话来说吧！把一本文学性稀薄的作品吹得天花乱坠，这样的文章起着误导读者、诱人上当的作用，消解了文学批评的公信力。

三、套用与化用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无论是从事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研究，掌握某些适合于自己艺术个性的理论，是必要前提。但是，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与在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大约可以说，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理论的色彩应该相对淡化，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则可以更为浓厚些。无论批评还是研究，理论的呈现方式都应该追求“化用”，而不能成为生硬的“套用”。所谓化用，即是已经对某些理论烂熟于心，成为评论家观照文学现象的思想背景，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化用其原则与方法，而不是借助某些观点、方法生硬地“解剖”作家作品，把文学现象当作证明某些理论观点真理性的材料。

我们从前人的经验中可以吸取营养。王国维是最早接受西方艺术理论的人，他走过了从套用到化用的过程。最先他用西方悲剧理论来研究《红楼梦》，这是他的套用西方理论时期，虽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总体上来说是非常生硬的，也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之后他逐步进入了西方艺术理论的化用时期，经过《屈子文学之精神》对楚辞的研究，最终完成了《人间词话》，建立了中国理论批评的体系，这是化用西方理论与中国文论融合的典范。在我看来，套用是初步，化用才是目标。

如果说在文学研究领域里，一定程度的套用理论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套用理论则是难以忍受的。没有哪位杰出的作家是按照先验的理论去创作作品的，批评家自以为是地用“理论武器解剖作家作品”，往往差之分毫、失之千里。

套用理论来“评论”作品、阐释作品往往千篇一律，得出的结论相似、

雷同，在这所谓“解剖作品”的过程中，作品本身的鲜活生命不被重视，评论者的个性也茫然无存，置于首要位置的是理论的真理性的，其余均为证明真理性的材料而已。当前许多发表于学报上的文章看不到评论者的个性，与文章写作者处于套用理论阶段有密切关系。评论要有评论家的艺术个性，尤其是文学批评，重视作家作品的鲜活艺术生命，坚持个人的审美体验，就必然地会保持批评文章的艺术个性。所谓客观、公正、理性是评论家的价值指归，实际上每一个研究者都不可能达到那个纯客观的目标。相反，有价值、有影响的评论，无论是批评还是研究，往往是具有主观性的，评论家的主体精神在写作中得以张扬的作品，必然会带上研究者个人身世、学养背景、情感趋向等主观因素。那个价值指归中的纯客观只存在于无数的主观追求的接近过程之中。鲁迅曾对理解《红楼梦》的各色人等做过生动的阐述，现实中百年来“红学”中也产生过难以计数的红学家，他们都带有各自的主观色彩去接近那个客观的“红楼梦”，谁也不可能让自己成为目标中的“红楼梦”。写得好的文学研究文章同样需要一定的感性的情绪抒写和审美欣赏。

当前的许多文学评论文章，之所以让人不忍卒读，一个原因即是研究者有意回避自己的主观个性，刻意追求所谓客观，把文章写成没有人性温度的、冰冷的、毫无生气的文字。中国大陆的文学史撰写，相当长时间里是集体编写，除少数几部作品外，绝大多数没什么可读的价值。它们因为是集体所为，完全丧失了个性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重写文学史”的召唤下，个人撰写的文学史多了起来，文学史的个性特征、主观色彩也加重了，变得可读了。

四、专注与专著

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现场的关系不同，各自的读者定位有差异，两者的最终成果呈现的文体也不相同，前者要“专注”于文学现场，后者则追求建构有体系的研究“专著”。

由于文学批评最接近文学创作，批评家要及时地与创作现场中出现的作

家的作品对话，他们所写的文章不以系统性见长，而是敏锐地发现创作现场中的新质，及时地给予总结、提升、引导，毫不留情地批评创作中的陈腐，促其速朽。披沙拣金是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专注于此，尚难胜任。建构研究体系，归纳总结规律性的文学现象不是文学批评家的优势所在，也不是他们学术追求的终极目标，他们要做的是身处文学创作的现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他们所写大多为长短不拘的文章，出书，也以论文集为主。除非他们刻意为之，否则所谓研究的“专著”与他们是不相干的。一进入“专著”的系统建构，他们就进入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就有所转换了。体系的建构也必须与文学创作的现场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这样才能相对超越地对作家作品、文学现场做出更为理性的判断与总结。因此，文学批评家要做的是“专注”——专注于文学现场，而非“专著”，那是他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学者所做的事。

但是当前的文学批评家们很少有人能潜心做一个更为专职的文学批评家，建构体系、完成专著成为绝大多数文学批评家的追求目标，文学批评只成为他完成“专著”前所做的前期工作，而没有成为他学术生命中具有独立价值意义的工作。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学理区分未能明晰，文学批评独立价值还未能获得学界的认可，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心里不踏实；二是学术评价体制的问题，这是更主要的原因。在学术评价体制中，专著，哪怕是自费出版没几个人读过的专著，也远远超过了论文、论文集。“没有专著”，成为否定某人学术水平、学术价值的一个口实。“专著”往往来自于课题，课题基本由行政力量掌控，而在高校，已经是以是否获得各种各样的课题立项作为考评教师的依据，甚至是考评系以及学院成就的依据。高校只重视课题立项，越来越重视。这一体制对学术研究的戕害已经非常明显，就是使一大批学者急功近利，只做有可能获得立项的课题，完成“专著”，所谓课题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价值、个人素养没有关系。想方设法获得立项，如果立项之后在研究过程中与原设计有很大差距，又想方设法偷换命题，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再通过关系获得评审通过。最后，名利双收。这一学术评价机制与从事文学批评要置身于文学现场，及时地发出自己声音的批评家难以相融，高校的文学批评家们只能一步三回头地从事

文学批评了，写出的文章也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之间做模糊性的飘移。

想一想李健吾吧，只有薄薄的两本《咀华集》《咀华二集》，他在今天的高校中，想评教授那是不可能有他的份的，更别说其他的名与利了。但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却有崇高的地位，他所承续的印象派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他所处的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现场，李健吾的批评对创作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以为，在今天，《咀华集》《咀华二集》也是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不能不读的书。

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研究者最终成果的文体呈现不同，还因为两者自己的读者定位有差异，从事文学批评的作者内心定位应以非专业的读者和作家为首要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的专家，包括批评家的同行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的读者定位首要对象即是文学的专家学者，他们甚至可以不考虑作家和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批评与研究在文学生态链上的位置已经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功能要求，文学批评的主要功能是评介佳作、推动文学创作，它就必须面向读者和作家；文学研究则侧重于对作家作品、群体社团、思潮流派的归纳总结，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做理论的概括，它对文学创作的推动是间接的、隐性的。

当前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忘却了广大读者，一下笔似乎是写给专家们看的，而且是很狭窄、很专业的专家们看的。尤其是饱受诟病的学院派批评家们，整篇文章术语堆砌、引文重重、文字生涩、云山雾罩、以势唬人，一些文章让人不知所云，还认为这是“有理论”。这样的文章对文学创作不能发生任何推动力，作家们不会去读，甚至很反感这样的文章。普通读者也不会去看，读者看文学批评的文章是为了解作品之感，或者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如果批评文章不能使他对作品有更进一步的理解，甚至反而使他进入惑中之惑，他为什么要读你的文章？所谓文学批评面临的困惑、危机，即丧失读者和创作界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文学批评写作者们抛弃了自己的读者定位，文章写得没人读了。

文学批评的读者定位要求文学批评家要时时注意抑制自己的理论冲动，不去过早地、过度地依据某些理论归纳与提升作品，不急于用既定的理论观点去解读作品。非专业的读者，对一部作品的判断，自觉不自觉地是从审美